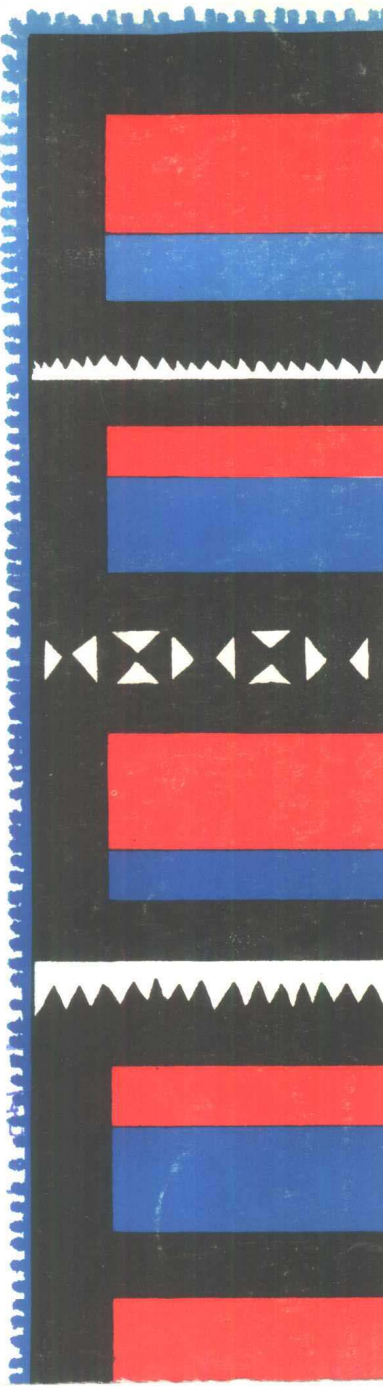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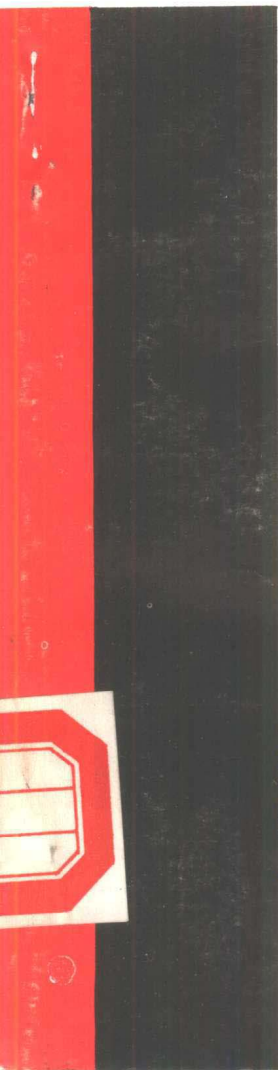


云南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编

# 哲学与云南民族



33.712  
132

云南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云南民族出版社

云南民族  
哲学与  
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哲学6815

责任编辑：初 阳

封面设计：徐 芸

## 哲学与云南民族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

---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大观路39号）

农垦局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375 字数：227千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

书号：ISBN 7-5367-0·149-7 定价：1·85  
B·I

## 前 言

云南是祖国的一块宝地，正在开发。要对资源丰富、但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又很不平衡的云南省进行开发，确实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这就少不了作为世界观、方法论的哲学。对云南各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进行科学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的一个广阔天地。根据几年来的实践经验，我们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研究云南各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至少有这样三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哲学要为云南开发战略的研究和制定提供方法论。特殊、复杂的云南省情，决定了对云南开发战略的研究，不仅要有周密的系统方法，即对经济、社会、科技各个方面进行科学的计算、模拟和预测，而且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对处于不同历史发展水平的民族地区，具体分析，找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云南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以确定特殊的方针和政策，实行特殊的指导。

第二，多民族的文化必然带来云南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多民族特色。云南的各个民族不仅在文化上各具特点，而且处于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不同民族地区，在生产、交换、生活、思维等方式以及观念形态的各个方面也各具特色。这就要求我们按照社会生活不同方面发展的规律，去探求那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规律性。这不仅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需要运用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且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社会学、民

族学、思维科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交叉和联合。

第三，“活的社会发展史”的多民族文化，给我们遗留了丰富多采的民族文化遗产。对这些遗产的抢救、整理和研究，需要哲学、民族学、历史学、民间文学等学科工作者共同努力。因为，人类原始的、早期的社会意识，并不象后来那样分化为分门别类的不同学科，而是浑然一体地以民间传说、故事、诗歌的文艺形式存在的。况且，在我省的白族、彝族、傣族、纳西族等文化比较发达的民族中，已经有了有文字记载的哲学社会思想发展史料。这是中华民族哲学思想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我们研究人类认识、思维发生、发展规律的“活化石”。

对于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我们还刚刚起步。作为新专题的开拓，我们愿把这些不系统、不成熟的东西拿出来，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有关同志注意，得到各方面专家学者和同志们的批评，大家一起来为云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决策，为挖掘云南多民族的文化宝藏，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昆明

# 云南开发战略的方法论研究

# 目 录

|     |       |
|-----|-------|
| 前 言 | ( 1 ) |
|-----|-------|

## 云南开发战略的方法论研究

|                     |                |
|---------------------|----------------|
|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    | 杨灿震 ( 1 )      |
| 一个值得重视的战略性问题        | 杨灿震 ( 15 )     |
| 特点分类初探              | 周晓光 ( 25 )     |
| 比较方法及其在云南社会发展战略中的应用 |                |
| .....               | 丁长青、周晓光 ( 36 ) |
| 发展商品生产是云南民族地区致富的关键  | 王 建 ( 52 )     |
| 怒江腾飞的社会历史思考         | 杨灿震 ( 55 )     |
| 从人和环境的角度看怒江地区的社会发   |                |
| 展方略                 | 苗启明 ( 73 )     |

##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研究

|                     |                 |
|---------------------|-----------------|
| 我省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迫切任务 |                 |
| .....               | 杨灿震 ( 83 )      |
| 论科技应用与民族特色的两个文明建设及其 |                 |
| 方法论                 | 苗启明 ( 96 )      |
| 简论云南少数民族的农业经济文化     | 王 建 ( 109 )     |
| 教育发展两个文明建设          | 丁长青、苗启明 ( 116 ) |
| 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观念及其变革     | 丁长青 ( 127 )     |

|                                     |              |
|-------------------------------------|--------------|
| 民族地区发展商品经济必须克服平均主义·····             | 龚友德(149)     |
| 论怒江傈僳族的民族精神素质的特点及其向当<br>代文明的过渡····· | 苗启明(156)     |
| 怒江傈僳族传统文化的特点及其在新时期<br>的地位·····      | 龚孟关(167)     |
| 大理白族自治州科学文化情况调查报告<br>·····          | 丁长青、龚孟关(175) |

## 云南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史研究

### 《论傣族诗歌》哲学思想初探

|                                  |                  |
|----------------------------------|------------------|
| ·····                            | 杨灿震、龚友德、王 建(193) |
| 白族先民的思想发端·····                   | 龚友德(206)         |
| 白族学者李元阳思想刍议·····                 | 龚友德(216)         |
| 白族政治家张耀曾爱国进步思想评介·····            | 龚友德(229)         |
| 从《德化碑》看南诏与中原哲学社会政治思<br>想的联系····· | 王 建(241)         |
| 李文学农民起义军的革命思想·····               | 王 建(250)         |
| 从傈僳族传统文艺看原始审美趣味·····             | 苗启明(263)         |
| 云南少数民族原始意识初探·····                | 王 建(280)         |
| 云南少数民族的火崇拜·····                  | 龚友德、李绍恩(292)     |
| 云南少数民族的生育神崇拜·····                | 龚友德、李绍恩(311)     |

#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

## ——学习十三大报告关于生产力标准的思想

杨灿震

翻开赵紫阳同志代表中央在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我们可以看到贯穿整个报告的一块坚实的理论基石，这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承认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以生产力作为标准，来衡量社会的发展进步，判断理论、路线、政策的正确与否。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道路。正如报告指出的：“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必须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现仅就笔者在学习中所碰到的几个思想理论问题和自己的学习体会，提出以下四点，求教于同志。

### 一、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界限

大家知道，社会主义理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和新创造，早在十六世纪的欧洲，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的产生，作为早期工人阶级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自己向往的理想社会的理论形态——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就出现了，到了十八世纪，出现了以圣西门、欧文、傅立叶为代表的比

较完整的空想社会主义，他们的理论成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三个来源之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功绩，在于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因而，我们要弄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界限，还得首先到这一转变中去寻找。

有一种常见的说法，认为：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就在于他们找不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力量——人民群众，把希望寄托在通过宣传、说教，说服有产者认识“历史的迷误”，觉醒过来。这种说法，正确地反映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找不到实现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和具体途径这一方面，是有道理的，但是并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转变的根本立足点，没有揭示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界限。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以他们“最伟大的智士”<sup>①</sup>的天才，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和丑恶，对未来社会作了许多具有真理性的设想和预见，在他们的论述中也不同程度地闪烁着唯物主义历史观萌芽的光彩。但是，从总体上讲，他们都仍然停留在旧唯物主义的唯心史观的局限之内。圣西门认为社会是如同人类机体一样有规律地发展的，但是，他认为：“对社会能够发生最有力影响的原因，就是一般观念、一般信仰的改变或改进”<sup>②</sup>，因而人类历史的进步就是“人类理性”的进步；傅立叶则把人的情欲看作是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人的情欲是上帝赋予人的“天性”，在宇宙运动中执行着仅次于上帝的任务，他说：“整个世界都仍按情欲在社会运动中所发生的作用的方式而加以调整”<sup>③</sup>，至于过去不能这样办，原因在于三千年来人们都陷入了“幻想”和“愚蠢”，现在他发现了这个真理。人们都得按他说的去办，并感谢他；欧文则认为：“人类过

去、现在和未来，都始终是他们出生以前和降生以后的周围环境的产物”<sup>④</sup>，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缺点和罪恶，只能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为什么又会出现这样不合理的制度呢？他们的答案是人类理性的迷误。因此，要改变人，就要改变制度，这就要靠他们这些发现真理的人去对人们进行宣传教育。可见，他们都还没有达到承认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用生产力作为标准来判断社会的进步和决定自己的对策，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水平。因而，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尽管包含着许多合理的东西和具有真理性的天才预测，但是，仍然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由于他们找不到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因而，也就找不到社会发展变革的依靠力量，找不到社会变革的具体途径和方式，始终只能是一种空想而已。

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和创立，是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的决定性环节。马克思发现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生产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指出：思想关系只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形成的物质关系（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把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归结于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把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最一般的发展规律，使人们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具有自然科学的精确性，从而变成了科学。但是，正如马克思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他研究经济问题得到的并用于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读者如果要想弄清他的理论，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sup>⑤</sup>。剩余价值学说，则是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具体地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

灭亡的一般规律的理论，这个理论，从资本主义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现象商品入手，进行逻辑的历史的剖析，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大量材料，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化的生产力决定的。这样才把社会主义理论置于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确立后，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同那些不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而从什么人性、正义、公平等道德理想出发去谈论社会主义的种种空想划清界限。可见，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界限，并不在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也不在于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或者是承认不承认依靠人民群众；而在于是否承认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和以生产力作为标准，来研究判断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和问题。

科学社会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石和指导思想，必然立足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实际的现实历史运动，因而，马克思、恩格斯自创立他们的学说之后，郑重申明：

“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有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sup>⑥</sup>。并且，要求人们把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去研究，反对把他们的理论变成用来框范、裁剪现实历史运动的僵死教条。从以生产力为最终决定力量的现实历史运动的实际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的一个基本特征。

因此，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应当象十三大报告那样，首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承认生产

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以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作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以生产力作为标准，来具体地历史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的现实运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摒弃一切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的种种空想。

## 二、历史的经验

科学社会主义自诞生以来，迄今还不到一个半世纪的时间，然而，社会主义已经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地区变成了现实。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在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有了八十年的历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探索、创新的历史，是一部经过曲折、总结经验、认识真理，沿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道路前进的历史。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列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道路，没有拘泥于现成的结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具体地分析了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上的垄断和集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揭示了社会主义可以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首先进行突破、取得胜利的的现实可能性，分析了俄国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找到了建立社会主义的起码的物质基础和依靠力量，从而引导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想、理论变成了现实。

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同样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道路，具体地分析了以生产力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的国情，从“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

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通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sup>⑦</sup>这样一种现实出发，独创性地提出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发展道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由于历史的原因，世界上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在近代工业和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是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内建立的。因而，几乎都遇到了与马克思从一般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过程分析中所没有的特殊情况，这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于、甚至于大大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状况。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由于军事环境的需要，俄国实行过军事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体制，当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者平息后，列宁及时总结经验，制定了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下、农民占人口多数的俄国情况的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在俄国显示出了生气勃勃的活力。可惜，到一九三七年，新经济政策被斯大林当作临时的过渡性措施而终止，这就形成了一种高度集中的固定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在需要高度集中统一的战争环境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就显得过于僵死，缺乏活力。特别是由于后来教条主义思潮的泛滥，竟把这种适宜于战争环境不适宜于和平建设环境的模式固定化，成了一种脱离生产力发展状况、盲目地追求越大、越公、越集中、越好的模

式，给社会主义的实践带来了极大的束缚，制约了社会主义现实运动的发展。目前，世界上包括苏联在内的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认识到了这种模式的弊病，改革已经成了不可遏制的历史潮流。

在我国建国初期，我们党从七届二中全会认定的我国最基本的国情——有百分之十的现代工业和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农业、手工业出发，制定了恢复经济和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保证了凋敝不堪的国民经济能在三年之内得以恢复，并顺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五六年党的八次代表大会，曾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落后的社会生产和不断增长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可惜，由于固定的社会主义模式和“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一方面脱离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实际，重提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另一方面，脱离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实际，盲目地在生产关系上追求“大”、“公”和“集中”，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及十年内乱中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就是这种错误倾向的极端。在这个过程中，虽然经过六十年代初期的调整，但始终不能突破僵化体制的模式，以至使我们在当代新的技术革命兴起的二十年内，发展更落后于发达国家了。

历史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懂得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更直接了，生产力标准也更直接了。于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端正思想路线，总结历史经验，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出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

线，并从农村开始，逐步扩大到城市，开展了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使我国的经济走上了持续稳定发展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证明，社会主义是社会化生产的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它的发展、健全，只能以现实的生产力为基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任何脱离生产力发展来谈论社会主义，都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如果硬用这种空想来框范、剪裁现实，只能得到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苦果。

### 三、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标准的直接性

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生产力已经成为直接的中心任务”，“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力标准就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

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力标准的直接性，对于我们的思想理论和工作都有重大的意义。如以上所述，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初期，我们党是坚持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自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以生产力作为判断社会进步和党的政策的好坏的标准的。毛泽东同志也曾经强调：“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sup>⑧</sup>。但是，生产力标准在当时只是“归根到底”意义上的标准，而不是直接意义上的标准。在当时，具有直接意义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领导广大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这是因

为：一般地说，在阶级统治、阶级剥削的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要表现为阶级矛盾的，发展生产力是先进的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利益所在，而统治阶级则是原有生产关系的人格化，因而，当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改变生产关系时，统治者总是在那里维护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生产力的发展，只能通过先进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向统治阶级的斗争，或者根本改变生产关系，或者迫使统治者部分地调整生产关系，才有可能。特殊地说，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要维护他们在中国的反动政治，维护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的，因而，他们不仅残酷地剥削压迫生产力的主体广大工农劳动者，也不容许民族资产阶级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所以，只有首先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使劳动人民政治上不受压迫，经济上不受剥削，才能解放生产力。这样，生产力标准就只能是“归根到底”的，而不是有直接意义的。

这种生产力标准的间接性和阶级斗争标准的直接性，很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讲科学社会主义，就是要抓阶级和阶级斗争，特别是在我国这样农民占人口大多数、成为革命主力的情况下，这种抓住表层现象进行认识的情况，更为突出。因为对于文化科学水平不高的人们特别是农民，他们习惯的思维方式是直观经验式的。过去，我们在宣传中也充分注意这一特点，宣传阶级斗争标准较多，较深入广泛，而宣传“归根到底”的生产力标准就显得少一些，差一些，范围小一些。有的老同志曾经这样说：“过去当一个县委书记，只要弄清本县有几户贫农、几户中农、几户富农、几户地主以及他们的代表人物，就算弄清了县情”。确实，